

瞿湖古道行

周小丹

一个深秋的周末,我和同事们一大早驱车来到湖岭瞿湖古道,领略慕名已久的瓯越古道的人文魅力。

我们一行人从湖岭镇林源村进入古道,村口一株古枫树约莫有几百年历史,泛红的枫叶在秋风吹拂下,宛如一位热情老人在村口欢迎我们的到来。

出了林源村,古道开始缓缓向上爬,道路都是就地取材,并不像有些古道,用石板铺路,但从路面光滑程度来看,一眼便可判断出年代久远。相传这条古道是温州府传递文书的驿道,也是湖岭纸农担纸去瓯海瞿溪街卖的要道。上千年来,湖岭人到瞿溪、温州,走的都是这条古道。当地流传着颇有名的俗语“纸行好,挑回一头大米一头鳖;纸行差,一头小孩一头被”。意思是说纸卖得好,就可以买大米、干鱼货之类回来,生活就美好;如果纸卖得不好,就要带着孩子和铺盖去讨饭、逃荒。可想而知,那时人民的生活是多么艰辛。

大约走了一个小时,我们到了上甲村,村口有座小桥,整个桥身完全被青草和藤蔓遮得严严实实,不仔细看根本不知道是桥。桥边是一座造型别致的古老凉亭,凉亭石柱上刻着对联,由于风雨侵蚀,字迹模糊不清。原来这是下庵亭,建于清朝光绪年间。站在此亭中,遥想当年担纸客们停歇的脚步,这里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,也是繁华历史的见证。

过了下庵亭,一路是平坦而蜿蜒的小道,清澈的小溪相伴而行。时值深秋,水流不大,溪水潺潺,有时溪涧不见水,正感疑惑,忽闻乱石下暗流涌动,水声叮咚。溪边的野菊花开得十分灿烂,偶见片片红叶摇曳在青山绿水中,我突然觉得,原来秋天比春天热闹。路面时而



记者 庄颖昶/摄

是一片竹林,大概是毛竹便宜而人力成本高的缘故,一些毛竹东倒西歪无人问津,一束束灿烂的阳光透过密密的竹叶,照射在竹林里,给竹林披上金色的衣裳,叫人顿感温暖、舒适。有时路边又是一片树林,脚踏在枯枝落叶上沙沙作响。就这样走了约一个小时,叫人有种身在杭州九溪十八涧边某条林荫小道的错觉,猛一抬头,两边却是悬崖万丈,怪石峥嵘,才知道自己身在瞿湖古道。

又过了约两小时,小溪不见了,山路开始陡峭起来了,竖在路边的指示牌告诉我们,前方就是分水城岭了。大家振奋精神,一鼓作气往前冲,眼前突然开阔起来,原来我们已然站在高高的分水岭。往东看,是瓯海的瞿溪等地,万亩田野,阡陌交错,厂房林立。分水岭的南北两侧,是一座巍峨的山脉延伸,仿佛一个巨大的括号,将林溪等地囊括进去,分

水岭如括号里裂开一个缺口,两边是刀削斧砍般的悬崖、山峰,中间是一条三十溪发源地的溪流,溪水一路向西。由于地势险要,分水岭自古就是战略要隘。据说北宋宣和二年(1121),为防方腊起义军进犯瑞安,瑞安县在全市周围险要处筑起了十二个关隘,分水岭就是其中一个。

过了分水岭,下山了。将近20分钟路程,我们就到了蛤蟆岩、石屋。蛤蟆岩是一块形似蛤蟆的巨大岩石,石屋下面是约上百平方米的空地,古人在这里建了凉亭,让往来行人休息,挡风避雨。如今这里也是驴友们欢聚的大本营,我们到达时已是中午12时,只见一队队游玩的人接踵而来,有的已在此支起炉灶,放起音乐,享受丰盛的美食和啤酒。

想起前人千辛万苦用来谋生赶路古道,却被今人用于健身与美食,真是令人感慨万千。

如果云知道

■曾舒宁

20多年前,瑞中校园里曾经飘过一团哀恸的云。起初,那云洁白轻盈,只有温柔细致的眼神,才会发现其上略微蒙着一层轻霾;没多久,它飘远了;当你再次瞥见时,它已被黑暗裹挟,未及你伤感,那一瞥已成永别。

那年我们15岁,他29岁。他身材修长,面孔俊秀,因为消瘦,颧骨显得凸出。他常穿一件当年流行的镶拼式短款夹克,发型不短,很鬓帖,在朴素的教师队伍里,算是注重仪表的。除上唇留着一点我不喜欢的短髭,这位帅老师简直就是我们高一(1)班的福利啊。他讲课从容不迫,嘴角似笑非笑,视线总是掠过我们,望向教室后方。有次课间下发测验卷,他并不叫同学发,而像上课一样笔直地站在讲台前,一张一张地翻,翻到名字和脸对得上的,他就似笑非笑看你一眼,叫你上去取。我们刚进入高中不久,师生相互多还是生脸,所以被叫到的同学暗暗都有一种受宠若惊的好感觉。那天,闷声不响、相貌平平,关键是数学不够好的我居然也被他对上号。这下,我那很有个性的同桌女孩就按捺不住了,直接跑上前去讨卷子,由此抄近道混个脸熟。

另一个场景是在校园里,有几个低年级学生围着他在说什么事,他依旧习惯地遥望前方,嘴角似笑非笑。不知小同学说到什么,他突然伸出双臂,像母鸡展翅般,轻轻搂住那群学生中的几个,带着他们迈上几级台阶。此情此景,让我变成克雷洛夫笔下的那只酸狐狸。我暗自鄙夷这举动太“奶油”,一边愤愤然居然还有学生比我们同他更亲近。

15岁,到底还是年幼,不擅察言观色,我们不知年轻的他已为人父,在为人师表所需的成熟、稳重之下,不经意地会对学生流露出父爱般温情;除了他因消瘦而凸起的颧骨略显突兀,我们并不曾注意他脸上

那一闪而过的倦怠与乏力,那若有所思的眼神又在强忍什么,更不知那修长身躯实则已怎样的弱不禁风。

谁也不知道,这一切只有一个学期。

那年寒假,我因一落千丈的成绩,成日价为几何代数绞尽脑汁。好在我认清形势,使出从未有过的韧劲,赶在开学前,“攻克”了一本薄薄的数学寒假作业,并从此天开眼,一通百通。但是我不知道,我的数学老师此时正躺在千里之外的病床上。

开学了,他没有出现。代课老师轮番上阵。老师们口风很紧,我们只是听说,他在上海治病,是肝病。一个好朋友私底下对我讲,她学医的哥哥说了,老师这种情况是不要紧的。又过了些日子,在一次班会上,班主任缪向往低沉地告诉我们:王老师病故了。我记得很清楚,当时班级里并没有反应,或者说来不及做出反应,更确切地说,是我们这孩子不知该做出怎样的反应,于是班主任着急地用方言补充一句:就是死了。这么多年来,我一直清楚地记得这句比噩耗更让人心惊胆寒、无地自容的补充。

春日里的一个午后,我们人手一朵白色纸花,在老师带领下,浩浩荡荡走出校门。我已忘了送葬路线,只记得队伍很长。我们最后来到一个会议室。致悼词的是他妹妹,头戴白色发箍,一样的清秀,说到一半,痛哭失声。我们还看见一个孩童的身影,三四岁模样……

就像一出戏,未及你进入角色,倏地就结束了。甚至来不及悲伤。20多年过去了,瑞中一如既往风起云涌人才辈出。如今,怀念,回想,一切都是淡淡的,我甚至想不起来他的名字,但记忆大海里永远为他留了一小角,在焦虑、奔波、忧郁、倦怠的间隙,偶尔会轻轻地想起那张年轻的面庞。

如果云知道……

怀念恩师

刘佳

王老师的突然离去,让我在悲痛和思念中忆起往昔。

作为有两年多教龄的小学老师,我至今深深记得王老师给予我的鼓励。记得大三那年,我参加学院的选拔赛,畏畏缩缩地站在台前,在您面前红着脸、抖着声,第一次试课。我边讲边想,老师对我肯定没啥好印象了,一定会说:“这么紧张,一点教师样都没有。”我完全记不起自己讲了什么,只记得题目是《卖木雕的少年》。走下讲台,意外地没有听见一句批评,您对我只有鼓励和肯定。我们班同学都知道您是要求完美的老师,您的一句肯定是那么真诚,真的让我有了信心。

那时的我还很稚嫩,没自信也许是最大缺陷。老师的鼓励让我更加努力,主动参加学

院的一些活动,锻炼自己的胆量,终于让自己在实习时能自信地站在讲台上了。

实习时,您说面试说课培训可以联系您。那时,您刚刚退休不久。我果真去找您了,每天早晨六七点,我们就相约在瑞安外滩。路边的人来来往往,有的在健身,有的在闲聊。而我拿着说课稿,吹着江风,在您面前忐忑地讲着自己的想法和思路。可以说,每次准备在您面前说课时,心情都无比紧张;但每次回到家,总是带着收获和自信。我老爸曾说,只要从老师那儿一回来,我就乐滋滋的,状态很好。您也许就有一种本领,能够因材施教,知道我是那种需要鼓舞的人。我俩的面试培训,不像在培训机构里那样气氛紧张,时间紧迫,剑拔弩张。我在很轻松的氛围里就取得扎扎实实的进步。

在外面面试培训费用是很高的,但您不收我们一分钱。至今仍记得您的话:“这是快乐的事情,干吗要提钱呢?”

后来,备考过程中出现了曲折,我的状态也一度比较糟糕。那时,第一个就想到了您,

跟您和盘托出所有的事儿、所有的想法。是您和好友们的理解和安慰,才让我调整好自己,顺利考取教师编制。

往事历历在目,全是您对我的帮助。直到听到您去世的消息,我一直不敢相信。您一直那么乐观、自信、健朗,怎么会说没就没了呢?况且“十一”我们还匆匆联系过,不是吗?

严格要求,一字一词、一句一段都不放过,是您的教学风格;做事要合情合理,是您留下的箴言;快乐、开朗、从容、自信是您讲台下的生活状态。我将继续您的脚步,踏踏实实地走下去!

微信号 人文瑞安, 扫一扫, 加关注。
欢迎来稿: 941222480@qq.com

傍晚的飞云江

林新荣

日夜喧响的古老云江
有时是达·达·达的一只骆驼
有时是清浅的一张竹筏
已经宁静下来了
太阳还停留在背景中的山头
就在它迟疑的片刻
我发现了云江的秘密
缓慢、舒展、平坦而辽阔
仿佛一架
历久
弥新的机械
开始了悠长的呼吸
又仿佛一张锈痕的大床
上面置放着岁月的足音
又宛如一个诗人
激情过去了
正静静地构思着
哗哗、哗哗、哗哗
她迷人的心跳
应和着忙碌的货船



和远处稀疏的芦苇
我牵着女儿的手走在
落潮的沙滩
夕阳最后探了一下脸
也隐没了
蓝色的
暮霭刹那间涂满了江滩